专 访

指纹：不矫情是推理小说的最佳气质

在推理的江湖，我希望自己是个“路人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系列剧《庭外》开播前一个月，作家指纹开了15年的咖啡馆倒闭了。那家与指纹同名的咖啡馆，有一整面墙的书架，摆着整套整套的推理小说和漫画。这次采访约的咖啡馆，书架上也排列着不少推理主题的盒装剧本杀。

发展了近百年的推理小说，以影视剧或者剧本杀等新的形式出现，总会得到新一代年轻人的喜爱。指纹的名字从2017年上线的网剧《白夜追凶》开始为人所知，5年后有55.5万人为这部剧在豆瓣打出了9.0分；正在播出的《庭外》，豆瓣开分7.7。

身为编剧，指纹却拒绝参与任何与剧相关的宣传，这让制片人一度很着急。初见寒暄时，指纹客气地与记者互称“老师”，聊着聊着，他说，“谁都知道我们这些‘老师’的称呼就是个行业规则”。

指纹穿一身基本款、基础色的运动服，说话声音很小，只有在说到一些东西时，他才会不自觉地提高声音，习惯向下看的眼睛也开始直视你，闪出一丝光芒。这些东西里，包括推理小说。

指纹做过11年律师。阅读和写作，或者说更具体一些的推理，对他来说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爱好，甚至有一些不知从何起的偶然。

指纹回忆，那会儿我已做了五六年律师，工作的律所楼下有三家书店。一天下午，他帮同事买了3本劳伦斯·布洛克的推理小说。傍晚，他一个人在办公室躲晚高峰，闲得无聊就抽出一本看。一看，就没收住，从此游荡在这个推理的江湖。

“看完一些东西，想表达的时候自然有写的欲望。”指纹说，于是就有了2011年出版的第一部推理小说《刀锋上的救赎》。劳伦斯·布洛克被称为“冷硬派侦探小说大师”，最吸引指纹的是一种“气质”——后来，《白夜追凶》也被称为“硬汉派推理”。

指纹的有效工作时间，从晚上吃完外卖后的8点开始，因为助理表示不想熬夜，所以11点前收工，周末双休。每天中午一睁眼，他首先要操心的是家中3条狗的吃喝拉撒。原本家中只有一条柯基犬，拍《庭外》时，剧组从大街上找来一条流浪狗，在剧中出演“破烂儿”。指纹问，拍完了狗怎么办——也只能放回街上。他接受不了这个结局，决定收养。没想到的是，十几天后，这条狗又在剧组生了一只小狗，从此，指纹称自己有了“女儿和外孙女”。

▲作家指纹

►指纹与已经倒闭的指纹餐吧

罪案总是发生在夜晚，白天的硬汉也温柔。

中青报·中青网：你做过11年律师《庭外·落水者》主人公乔绍廷也是律师，有原型吗？

指纹：我这回写的是自己曾经办过的案子，我手上还有当年的案卷。剧中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年轻律师和老一辈之间的利益纷争，都是曾经发生过的。

中青报·中青网：律师会不会经历更多的社会矛盾？

指纹：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不认为律师遇到的问题会比其他人更复杂或者更简单。我觉得出租车司机每天遇到的问题也许更艰难，至少律师不需要考虑去哪儿找厕所，很多出租车司机在50岁之后可能会有前列腺的问题。

中青报·中青网：之前的《白夜追凶》《重生》，现在的《庭外》系列，故事发生在同一个时空背景，人物互有勾连，你是想构建一个“宇宙”？

指纹：不久前，韦伯空间望远镜公布了第一批全彩图像，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观测到的宇宙最遥远、最清晰的红外图像，最远的来自130亿光年外；2000年时，天文学家通过专门测量遥远星体的卫星，发现一颗160亿岁的恒星。

我想说的是，这才是“宇宙”，我写的那些根本算不上。如果非要这么说，其实特别简单，有了现成的人设，就不需要再去做一个新的人设。

中青报·中青网：你觉得编剧对一部剧的成败有多大作用？

指纹：没有任何一个观众看过剧本，当他们看到一部剧最终有好的视觉呈现，而来夸编剧很厉害的时候，我是受益和沾光的人；所以，当他们因为一部剧不好看而来骂我，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换句话说，一部剧的成败最终是依赖导演、演员，还有服化道等整个剧组的人来完成，是一个集体作品，编剧和其他环节的人能起到的作用，我觉得差不多。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交稿之后还会继续跟踪拍摄过程吗？

指纹：我觉得交了就算完成。那不是我的专业领域范围之内的事，比如我在剧本里写得很好，但就是租不到场地怎么办？如果可能的话，我尽量不参与，我愿意相信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中青报·中青网：你第一次看推理小说是什么时候？

指纹：上中学时，父亲给了我一套“福尔摩斯探案集”，群众出版社的，那套书现在还在，书皮都脆了。福尔摩斯比较像欧洲本格，而劳伦斯·布洛克的迷人之处在于“不矫情”。

中青报·中青网：什么是“不矫情”的小说？

指纹：比如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的侦探马修·史卡德，原来是一个警察，有一次在酒吧喝酒时与两个抢劫犯枪战，却误杀了一个11岁的女孩，尽管他没有责任，还因此立功受奖，但他觉得一切都变了，整个人越来越消沉，最终离了婚、辞了职。

但他同时说，不一定是因为误杀导致的，可能就是他的人生到了这个点，之前所做所为的积累，把他往下拽。误杀也许只是一个引子，有没有都一样。这就是我看小说的感觉，不矫情。

中青报·中青网：推理小说对你的吸引力是什么？

指纹：其实就像我喜欢看僵尸片和废土电影一样，推理大部分与罪案有关，存在一个天然的强冲突设置，我想看在这种极端状况下，人做什么选择。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化解或者掩饰自己的行为，但被逼到墙角时，就是例外。

中青报·中青网：你最喜欢的推理小说是什么？

指纹：劳伦斯·布洛克的《酒店关门之后》，不是他的《八百万种死法》。就像我们都喜欢余华，但我一定不是最喜欢他的《活着》，而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而《八百万种死法》具备了所有可以得奖的元素，是集大成之作，但它已经没有作者最本真的那种冲动、那种不成熟。它是一个标准答案，但我不想看到标准答案，我想看到“他的答案”。

中青报·中青网：如果给自己在小说或者剧集中安排一个角色，你想成为谁？

指纹：我希望我是路人甲。

什么？

味道这个词，跟在上海这座城市后面，往往会换成另一个近义词：腔调。

□ 蒋肖斌

城市是有味道的，重庆的辣，无锡的甜，这是源于味道本意的认知。而汉语有个修辞方法叫通感，于是，原本是唇舌专属的味道，可用的范围就扩大到约等同于气质，一种需要全身上下的毛孔来感受、连城市上空的空气都被沾染的东西。

那什么是上海味道？

《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

这不是我说的，是金宇澄说的。《阿飞正传》的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到了金宇澄的小说《繁花》，时间推进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繁花》是不折不扣的上海味道，语言是地道的沪语。小说开头，“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一来一去，一股熟悉的力量，好像搬了一把藤椅，坐在上海的弄堂口，听伊讲闲话。

味道这个词，跟在上海这座城市后面，往往会换成另一个近义词：腔调。如果说味道是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名词，那么腔调，虽然不褒不贬，却总让人起了审视一二的兴致。

《繁花》要拍成电影，也是王家卫执导。人们对这位把《花样年华》拍得摇曳生姿的导演，寄予了重现上海腔调的厚望。只是千呼万唤，放出一只预告片，被群嘲“画面像广告，台词像郭敬明”。电影未上映，不好作评价，但看来所谓上海腔调，只靠灯红酒绿，或者只靠家长里短，估计都不太灵光。

一座城市成全一部剧。这一年以来发生在上海的文艺作品，一是《爱情神话》，一是《心居》。《爱情神话》没有原著小说，但导演兼编剧邵艺辉创作过一部短篇小说集《人类要是没有爱情就好了》，这在电影开头，变成了一场让李小姐看得潸然泪下的话剧的名字。《心居》的同名原著小说，作者滕肖澜，出生于上海的上海作家，此前作品《海上明珠》《上海底片》等，从名字就能看出她的创作偏好。

成功的城市小品，如《午夜巴黎》，跟着导演镜头一路逛过罗丹博物馆、橘园博物馆、莎士比亚书店，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达利、毕加索，这些人在这些房子里发生的事，构成了巴黎。

讲上海的文艺作品，房子的特色也很鲜明——外滩的万国建筑，弄堂的石库门建筑，一簇簇的写字楼，一爿爿的便利店。上海的人在各种房子里的各种活动，就像在人声鼎沸的城市上空撒了一把海盐，味道蒸腾而出。

这两部作品也没能例外，人物没有高到汤臣一品，也没低到合租隔断间，就是普通人家，还把时间线拉到了当下此时。讲过去未来的事，和讲当下的事，观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前者像听说书，讲的都是“不关我事”，后者像看新闻，会忍不住推己及人。失去了距离产生的陌生美感，腔调就要特别警惕，别一不留神变成拿腔拿调。

《心居》从书名就盯住了房子，有嫁到上海想买房子的新上海人，有手握多套房子的老上海人，有人去菜市场是要顺手拿几根小葱的，有人为了购房资格是可以假结婚的。《爱情神话》就更丰富了：老白在自家老洋房里开业余画班，去美术馆办画展；李小姐蹬着Jimmy Choo的高跟鞋，带着女儿和妈妈挤在老弄堂；他们去小剧场看话剧，在街边咖啡馆谈爱情和哲学，也买打折红酒和批发价裤衩。

以上种种，其实并没有跳出我们对上海的刻板印象。所以，刻板印象并不是假，只是失之偏颇。没有任何一个形容词能描画出一个完整的上海，只有当这些情节和细节，那么矛盾、又那么和谐，让人一看就不是编出来的，上海的腔调才无比真实。

而且随着时代更迭，腔调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和《繁花》一样，滕肖澜在《心居》中使用了大量沪语，“晓得，笃定”。相似的用词，落在同一城市空间，语言没变，人和事，时过境迁。但在上海的腔调中，还是有一些不变的精髓，比如无害的野心、不失温热的精明、洇入人间烟火的妥帖。就像菜市场里那根小葱，顾客拿是一定要拿的，但不会拿多，摊主说是一定要说两句的，但不会拦着，双方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一来一去，一股熟悉的力量，进退不逾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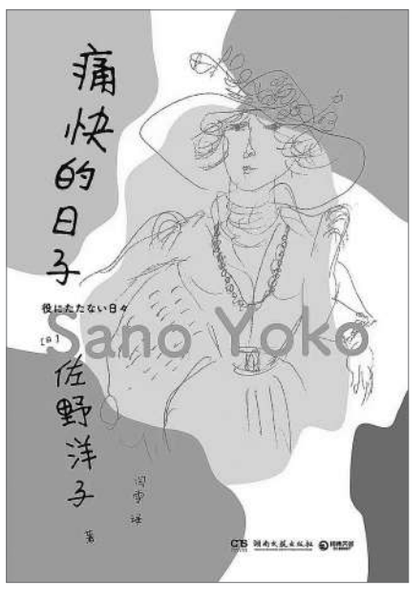
要了解这些，除了亲身实地体验，最好的方式就是跟着书或影视剧。王安忆《长恨歌》的弄堂，颓废旖旎；金宇澄《繁花》的弄堂，市井闹猛；滕肖澜《心居》的弄堂，人心推移。

初来乍到的人，想要一份城市闲逛指南，那最有上海腔调的是武康路巨鹿路安福路愚园路衡山路茂名南路永嘉路长乐路；而定居在这座城市的人，周末闲来无事，还是可以去这些地方。

这说明，上海的腔调，不是只出口不内销的“网红”，而真的是由内而外的需求。具象一点，比如，上海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咖啡馆，而老阿姨们去KTV聚会，保温杯里灌的也是家里自己磨的咖啡。

《痛快的日子》：在“无用”的日子里痛快地活

生命中那些需要独自面对的疲惫、孤独、软弱、虚荣、胆怯、困惑，佐野洋子用她的故事和她率性稚拙的画风给予了陪伴和安慰。



□ 李 悦

“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一个好老太太，还是一个坏老太太。”2004年夏天，佐野洋子写下这句话。这一年，她66岁，因乳腺癌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术后第二天走了67步，回家抽烟。6年后，佐野洋子因癌症转移去世，最后一本随笔集出版。2022年，我在这本被称作她“最后的人生自白”的随笔集《痛快的日子》（原版书名《在难熬的日子里痛快地活》）中读到了这句话。从此，再和小孩共读她的绘本，这句话总会在脑海里跳出来。

佐野洋子绘本的主题似乎不是孩子能理解的。活了100万次的猫，在一次次死亡重生后，终于体验到真爱又失去了所爱，然后真正死去不再活过来。飞上天空的狮子，为着别人的夸赞，每天脚蹬地面、腾空而起，累得独自在深夜哭泣，化为石像。然而一句简单的贴心话便能将它唤醒，让它又一次飞上天空。想飞的熊，每天都在家原地转圈，终有一天不再犹豫，下决心去挑战飞行。“下决心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心脏好像变得硬邦邦的”。而一旦下定决心，“只要是想飞的熊，都明白该从哪里起飞”。小孩兴致勃勃地聆听这些故事，未必能懂其背后深意。伴读的成年人却总被戳中。生命中那些需要独自面对的疲惫、孤独、软弱、虚荣、胆怯、困惑，佐野洋子用她的故事和她率性稚拙的画风给予了陪伴和安慰。

《痛快的日子》一书日语原文书名是《无用的日子》，收录了佐野洋子人生最后十年的一些感悟。曾经在她的笔下，98岁的老奶奶只要在心里把自己当成5岁，纵身一跃就能跳过宽阔的河面，挽起裤脚就能下河捕鱼。但年过60、罹患癌症的她也发出“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的生命也快走到尽头了”的感叹。早上睁眼就“心情极差”。生活以床为圆心，活动半径不超过50米。健忘越来越严重。不会用电脑和传真机，用手机发条短信也要花30分钟，还急得满头大汗。每天的生活只剩下起床、做饭、吃饭、看韩剧和睡觉。甚至因为看韩剧太久，下巴脱了臼。人生行至此处，似乎也真是“无用”了。

成为老奶奶、过着“无用的日子”，佐野洋子却并不“丧”，反而更加直白坦率。“为什么优秀的人会使我情绪低落？”“对健康不利的食品吃起来才特别香。”“世界上有没有喜欢工作的人呢？真想看看这些人长什么样子啊。”“比起和别人交往，向自己妥协才是最难的。我最想绝交的人是自己。”她吐槽得理直气壮又直击人心，真实得让人直呼“痛快！”

听到癌症转移、人生只剩两年时间的诊断，佐野洋子决定停止治疗。当天回家的路上，她买了一辆绿色捷豹。她曾经觉得这车太张扬，“就算有钱了也不会买”，那一刻，她想的却是：“这辈子最后的时刻开的是捷豹车，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作为自由职业者，她一直都在担心活到90岁钱会不够花而工作、攒钱。“现在这样也很幸运，可以把钱都花掉。”她写道，“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也就获得了一种自由”。

当然，也不是不怅惘。聚会时，看着词不达意、不知所云的同龄人，会想，“大家曾经精彩而绚烂的生命都到哪里去了呢？”打牌时，又想到“岁月像噩梦一般流逝”，也许人生也曾有过一些别的机会，但“那时根本没摸过这把牌”。看到老太太，“不管是燕子飞过眼前，还是梅雨稀稀拉拉落下”，老太太都像猫一样遥望远处，“缩着身子坐着，用布满皱纹的双手小心地捧着茶碗，一口一口地喝着茶”。“老太太们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和这些没有关系的人一样了。可是，并没有人教我变成这样。”

“人为什么要活着？我开始像中学一年级刚进入青春期的学生那样重新思考人生，但仍然没有结论，只知道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只能按自己的想法活。”她说，“我老了，就想痛快地活着。”

日本散文作家酒井顺子说：“每次看佐野女士的书，都会觉得原来生存是这么回事。”衰老、健忘、身患绝症而不得不忍受的肉体痛苦。佐野洋子以轻松淡然的口吻道出了生命最后一段日子面对的诸多辛苦和不幸，也记录了人生晚年的所思所想，那份坦率和真实莫名给人以安慰。啊，原来人老了会常常忘记自己已是老太太的事实，又会全然忘记自己曾经绚烂的生命。原来忘记曾经绚烂的生命也没关系，“心灵反而更放松了”。原来“人生很麻烦、很辛苦，但只要吃饱睡足，就可以过日子”。

于是再赶上那些“丧”的时刻，我忍不住会想到佐野洋子和她笔下那些“无用的日子”。当然，也会想到自己。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变成一个怎样的老太太？变成好老太太或是坏老太太，那也都没什么，只要充分地活过就够了。所有开心的事、难过的事、令人侧目的事，都统统做个够吧！这么想着想着，果然就像佐野洋子写的那样，在某个瞬间，“开心”就从“不开心”的膜中间，倏地一下探出了脸来。

一个人与一群人的读书世界

绿茶的“书式生活”，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他的这一生活方式，是自己开创出来的，没有可复制性。

□ 韩浩月

《在书中小站片刻：二集》是一本由历史感悟、读书感想、评书感受、返乡感怀组成的新书，书名富有寓意与画面感，尤其以“二集”最为引人瞩目。以书话为主题的出版物，内容通常是“散打”，能集成一本已属不易，绿茶能把这样的写作，“二集”“三集”“四集”地继续下去，尤为难得。

这与绿茶的职业读书人身份有关。在从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岗位上主动“撤退”之后，他真正彻底地跨入了书的海洋，不仅在多个“好书榜”担任评委，品书、推书、荐书也占据了他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去年以来，他又爱上了拍书，在多个年轻人聚集的网络社交平台，发表自己拍摄的荐书短视频，有的内容十分火爆，云集了不少粉丝。

绿茶的“书式生活”，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他的这一生活方式，是自己开创出来的，没有可复制性。之所以能够保持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于荐书之余，他撰写了大量的文章，通过写作所获得的稿酬，来支持他继续在被书包围的状况下自得其乐。很多网友既羡慕又好奇他的“书式生活”到底舒适不舒适，对此他曾表示，除了剪辑视频会辛苦一些，其他的事情都很轻松且愉悦。

《二集》就是这样一本延续了作者情绪的图书。全书几乎算是对绿茶读书生活的照搬，他在公号上发表的文章，他参加文友聚会时所绘的插画，他当“好书榜”评委时经历的趣事，以及和好友们一起开展的“故乡行”等等，因为有“书与人”的凝聚，而变得主题鲜明、内容紧凑，可以带领读者走进他一个人与一群人的读书世界，发现当下读书人在生活与精神层面的双重境界。

《二集》当中，绿茶用独到的视角来解读历史，比如在《如何启动中国历史操作系统》这篇文章中，他把史书作者称为“历史程序员”，把他们的著作比喻成“系统”，至于甲骨文、先秦文字、注释注解等，则是神秘的“源代码”，由上述几点构成的“中国历史操作系统”无疑是庞大甚至沉重的，但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总的“按钮”，则可以让这个“系统”轻灵地运转起来，通过绿茶笔下描写的司马迁、司马光、袁枢、郑樵等人，读者可以看到，在绿茶的头脑中，这一“系统”呈链条状环环相扣——以“程序员”的视角看历史，原来可以如此轻松地穿越“迷雾”。

绿茶曾在不同媒体与出版机构工作，是一名优秀的编辑或主编，所以他的书中，总是身不由己地写到自己以及所关注之人的编辑生活。《二集》就有对两位现代作家著名编辑的观察与点评，一位是“副刊编辑沈从文”，绿茶认为，沈从文的文学之路，是一部“副刊文学史”，他的文章不仅遍布当时出版的各类主流杂志与报纸，还参与创办并主编（编辑）了十余种杂志与报纸副刊，如《中央日报·红与黑》副刊、《人间》杂志、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今日评论》等。做编辑的沈从文，没有写作的沈从文更引人关注，但如果没有延续一生的副刊编辑身份，沈从文的写作或会缺乏强劲的动力。

另一位是“副刊编辑孙伏园”，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便是被这位编辑催稿催出来的，后又因《晨报附镌》代总编刘勉撤掉鲁迅的一首诗怒而辞职，这位“副刊大王”，还曾在《京报》《国民日报》《中央日报》《新民报》等副刊做主编，他作为“副刊人”的经历，令人羡慕。

绿茶的读书人身份，是建立在他“副刊人”身份基础上的，他在《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史参考》《东方历史评论》等报刊的从业经历，使得他有机会延续了沈从文、孙伏园等前辈的编辑理想。而《二集》这本书，亦可视为他离开媒体与出版业之后，对自己所热爱的编辑工作的一种延续。这样的热爱，在多媒体时代散发着合适的温度，发出不急不躁的声响，有着浓淡相宜的人文色彩，如夏日品茶，眼里有安宁，心中有静意。